

各位老师、同仁和朋友，

今天我们聚焦一起，共同追思陈心启先生！我跟随恩师 30 余年，不管是学术还是生活方面，都深受先生影响。

先生生活简单朴素，待人真诚。在学术研究中，先生质疑权威、只爱真理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先生在学术上视野开阔，理论造诣很深。他以一些简单孤立的物种花部形态性状为基础，以自己丰富的学术想象力和慎密的逻辑推理能力，提出一套完整的兰科植物合蕊柱的演化模型和理论，极大地丰富了兰科植物演化的理论研究。在发现杓兰亚科暖地杓兰时，陈老师敏锐地抓住了该新种和中美洲碗兰属之间具有高度相似性的特点，对杓兰亚科的演化和生物地理分布格局提出自己的理论和假说。

先生是我国最早关注植物与传粉昆虫之间的协同进化关系的学者，他在翻译和注释达尔文名著《兰科植物的受精》时，不仅对一些兰科植物的专门术语进行了详尽的考证，还对传粉昆虫做了大量的注释。该书有多个翻译和注释版本，相比之下，陈老师的版本更简洁明了。先生这种广博的学术涉猎，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学术研究生涯。

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学习都是跟随陈老师完成的。记得在我博士论文答辩时，我用了 5 分钟来描述舌喙兰的详细传粉过程，评委和听众还是没有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陈老师有点急了，说“罗毅波，你不要说了，应该是这么一回事……”，他只用了三句话，两个动作，就将整个传粉过程表述清楚了。先生这种高超的语言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在我这几十年跟随恩师学习的过程中，的确望尘莫及。

先生在八十年代发现和发表的新种杏黄兜兰和麻栗坡兜兰等曾引起西方兰花界轰动，分别被誉为“金童”和“玉女”。1987 年先生共同发起成立的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兰花学会），更是将兰花产业的发展作为任务目标之一，开创性地推动我国兰花学会各项活动的开展，促进兰花产业健康发展。

先生对文章和著作中文字完美和优雅的追求是我这一辈子最难忘怀的。我好几次遇到先生在办公室大声朗读自己的文章，他说这是推敲文章文字表述和句子逻辑的一种有效方法。这个办法确实很好，至今我还在学生中提及。最让我折服的是 2020 年 12 月 21 日，陈老师来到标本馆，给众多朋友送来一本他近年以常见 50 种植物为主题创作的诗集。那天陈老师兴致很高，当着陈之端教授和我的面大声朗读了几首他认为最满意的诗。听着他那热情饱满洪亮的声音，我想当然地认为陈老师会永远这样充满激情地继续下去，活过“一百来岁”没有一点问题！